

## 第十四章 聞琴聲隔院覩佳人 和題紅投箋考詩賦

次日，石生移至齋中，散人甚喜，謂生曰：「齋頭少副對聯，即求大筆。」生書一聯云：

欲分淡蕩歸文境，且掬輕清浣俗塵。

又復題其額曰「宛在」。

生自入園，散人時來共話，閒時便將所托《水經》細加校訂。欲訪玉人消息，竟無影響，因將葉中之句和成一絕，並錄於花箋之上，並將所拾之葉緘作一處。詩云：

月印清溪一帶長，紅牆浮出兩鴛鴦。

賺人已入天台路，仙子緣何避阮郎？

一夜月夜，盈盈出步庭下。彩蘋抱琴侍側。盈盈坐月下，久之，彩蘋以琴進。盈盈援之膝上，作泛虛舟操，泠泠然清音出院。石生方憑几默坐，忽聞琴韻啟戶，聽時聲從竹外而至，遂行過深篁，轉入湖山左側，見木香一架罩住角門，且喜牆不甚高，倚牆有一石几。

生悄然起立几上，從花隙中偷看，見盈盈對月揮弦，一女侍側。定睛細看，真是色奪花容，光分月豔。盈盈鼓畢，將雙手按弦，默默無語。彩蘋曰：「月色溶溶，花陰寂寂，姊傷春乎？湘女不來，洛山音斷，姊懷人乎？無心拂素弦，空抱玲瓏玉，姊歎無知音乎？」盈盈笑曰：「我心中偶然抱悶，誰要你之乎者也當啞謎猜！」

彩蘋收琴曰：「早忘了一樁喜事，正好說與姊姊解悶。今早老相公說，村內人見石生移到我家，紛紛都道招他做了東坦。我前日聽見老相公對院君說，曾問過他，尚未牽絲。若使那生得配姊姊，真是描不成繡不出一對兒！」盈盈曰：「自那日園中一見，每對菱花，自覺減色，不意塵寰中有此絕塵之品！」彩蘋曰：「想來衛王介、潘安不過如此！若做了個女兒，豈不是鄭旦重生，王嬙再世！」盈盈曰：「聞他欲往西秦，迷舟之事好不奇怪！」彩蘋曰：「只怕是與姊姊有緣，路上遇見了氤氳使者。」

盈盈將牆外一指。彩蘋曰：「我們在這裡說他，只怕他在睡夢裡打噴嚏。」盈盈曰：「獨夜孤燈，也未必就能支枕。」彩蘋曰：「偌大園亭，誰可憐他寂寞？倒不如住在寺裡，每晚上的鐘兒鼓兒敲得熱鬧。」盈盈曰：「你道熱鬧，孤客聞之，聲聲都入心窩裡。」彩蘋曰：「我若做了男子，一生只在牀面前守著老婆，雙雙對著蹀躞兒過日子，憑他掀天揭地的功名富貴，再也哄我不動，怕什麼離愁客恨惹得著我！」

石生聽得如癡如醉，軟作一垛，失手推動花棚，驚起枝頭宿鳥。盈盈心疑有人，遂攜彩蘋入室。

石生回到書房，喜得心癢難撓：「吾意竹外料無佳境，未經一到。誰識仙凡之隔正在此處！原來我未見他，他先見我。」是夜喜不能寐。

次早，彩綠送茶進房，生問曰：「你頭上戴的花幡是誰做的？」彩綠曰：「是彩蘋姊做的。」生曰：「你叫甚名字？」彩綠曰：「我叫做彩綠。」午後散步入寺。彩蘋聞生不在，持釣竿入園，到池邊投釣垂綸，即得一魚。石生猝至，見曰：「好香餌也！」彩蘋聞言，取魚拋入池中。生曰：「得其所哉！」彩蘋掩口而笑，收綸轉身欲走。生曰：「正有一事相煩，乞彩蘋姊少待。」彩蘋低了頭搖一搖，竟自進去。

石生傍晚對彩綠曰：「你悄悄對彩蘋姊說，叫他到山子後來，我有話與他說。」彩綠進庭內見彩蘋，低聲招手曰：「你來你來，石相公在那裡等你講話。」彩蘋曰：「我沒有什麼話和他講，你不要跑來跑去，看老相公知道打個半死。」彩綠不敢再來。

石生心熱如火，次日見彩綠問曰：「你昨日晚上可曾對他說了？怎麼不來回我的話？」彩綠曰：「他不肯出來，叫我不要跑來跑去，怕老相公知道要打。」石生無計，只得檢箚中綾帕一方，絲縑一付，佐以小品數色，包做一處付彩綠曰：「這是彩蘋姊前日在園中掉下的，你說我送去還他，莫教別人看見。」彩綠持付彩蘋，彩蘋曰：「可是石相公教你拿來的？」因拆開看。彩綠曰：「他說是你掉下的，送來還你。」彩蘋曰：「我沒有掉下這些東西，送去還他。」一想，呼住曰：「也罷，拿來放在這裡，待我自己還他，你不要對姑娘說。」彩綠曰：「我不管帳！」

次早，彩蘋趁散人未起，啟戶行出角門，望見石生房門已開，故曰：「昨晚這一夜風把花兒灑得滿地。」石生聞聲，急取詩箋轉入棚下。彩蘋低問曰：「先生三番兩次著彩綠來呼，有何話說？」生曰：「心慕盈娘女中元白，偶得拙句，欲就正妝台，特求彩蘋姊轉達，萬乞允諾！」彩蘋暗想：「我只道有何話說，原來是賣弄才學。」沉吟曰：「帶去不難，只是姊姊胸羅二酉，愛詩若命，放眼如山。醞釀三百篇中，落筆如驚風驟雨。妾每聽其評論古今，賞心甚寡。先生還宜自揣，莫使遺笑香閣，挫了吟壇銳氣！」生笑曰：「其然？豈其然乎？盈娘佳句，已曾窺豹一斑，但鄙人拙作，必不致閨英唾笑，祈彩蘋姊萬勿見卻！」彩蘋笑而受之。生曰：「若盈娘見詩有何評論，還祈示知！」彩蘋應諾，行入中庭，忽想：「冒昧接了詩來，萬一詞涉風勾月引，抵怒閨紅，責皆我受，豈不被其侮弄？」因先自展看，一見十分驚異，持歸入室。

時盈盈初起，晨妝罷，即往母房。彩蘋將詩藏好。

待至黃昏，盈盈在燈下翻書。彩蘋閒閒問曰：「當日御溝題葉，千古稱奇。我疑他二人如有所約，不是如何這等湊巧？」盈盈曰：「韓宮人不過一時寫怨，信是於佑有緣。」彩蘋曰：「他二人後來果是一對兒麼？」盈盈曰：「『方知紅葉是良媒』，此言何謂？」彩蘋曰：「姊姊，你道近世可也有這樣事麼？」盈盈曰：「古今不少良緣，但不能如他兩人的奇遇。」彩蘋含笑，先取詩箋展向盈盈曰：「奇遇現有一樁，姊姊請看。」

盈盈一見即問曰：「這從何來？」彩蘋曰：「姊姊的從何而去，這便從何而來。今早偶然啟戶，被石生聽見，持了這簡帖到山子後來，說是他的拙句要我帶來請政。我欲回他，他再三央及，誰知這裡面有此異事！」盈盈曰：「何異之有？非你洩漏，他卻從何知道？」彩蘋曰：「這事本由天意，姊姊倒要扭作人謀！若還疑到彩蘋，昔日於韓卻是誰為傳說？」盈盈曰：「縱使拾葉非虛，怎便知其從此而去？」彩蘋遂出葉云：「幸喜這良媒現在，花葉雖焦也，虧他一點堅心，珍藏不棄。姊姊認一認是真是假。」

盈盈驚訝良久，乃愧悔曰：「事本無心，竟同有意，寧非自招恥笑？怪道你引古證今，詰問不……」彩蘋曰：「這生是……」

宛如阮入天台；得葉之奇，更似于經御水。不是彩蘋恃愛多言，姊姊良緣捨此安適？」盈盈低頭無語。

彩蘋曰：「還有一事告訴姊姊，不要吃惱。」盈盈問是何事，彩蘋曰：「我道他將詩請政，賣弄才學，說我家姊姊才高眼刻，先生不要自取訕笑。他說蛾眉純盜虛聲，姊姊卻未逢敵手，若許分題刻燭，定教俯首降心。」盈盈笑曰：「狂生敢作此大言！」彩蘋曰：「幾時便與他角個輸贏，他才曉得閩中人物。」盈盈曰：「這有何難？明日就出個題兒試他一試，如果言副其實，我亦甘心俯首。」彩蘋甚喜。

次晚，探得散人已睡，盈盈書一箋付彩蘋曰：「你將這詩題送與石生，是鬼是仙，當場立見，我只在庭前等你。」彩蘋展看，笑曰：「主司命題棘手，勒限又嚴，就使陳王也當擱筆。」

行到書房門外，擺動簾鈴，石生開戶見之。彩蘋曰：「動問先生，題葉之詩從何而得？」生言拾葉之事。彩蘋曰：「姊姊戲題此葉，只道隨流不知所止，誰料巧落先生之手！姊姊不但見詩驚異，且極道佳作清新，遣妾前來，還欲請教。」生喜曰：「生平拈韻頗多，既蒙阿好，明日當繕寫進呈。」彩蘋曰：「姊姊說平日推敲，誰無佳句！先生既自命詩豪，風簷寸晷，必能立掃千言。為此頒題命試，若能中式，便當收置門牆。」語畢，將題展於几上。

生笑曰：「我只道命你來請戰期，原來點你來作房考。不才自度世無李杜，不當在弟子之列！」見箋上書云：

聞說才人誇七步，才名未許空馳騫。

燈下尋題寄草堂，寬限銅爐香一炷。

八律先徵花月吟，一篇隨試簞簞賦。

果能擲筆了杯茶，降心願拜齋前路。

生曰：「姊姊才雖高，見識淺。古人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只如所云，何足見難！」彩蘋曰：「此事非徒借古人為口實，先生既有捷才，何不立揮而就，付妾持去？使閩中女兒也曉得天下才人不可易視！」生曰：「此言甚快！」彩蘋曰：「待我點起香來。」生曰：「屈卿坐待如何？」彩蘋就坐。

石生濡毫展紙，隨題而賦：

花月吟

花圍碧檻月當天，月影離離花影妍。

幾夜月明花正豔，誰家花放月初圓？

花間待月呼醺醺，月裡尋花弄響泉。

試問今宵花下月，何人擁月伴花眠？

花花抹月鬥輕盈，月月看花幾困醒。

醉月月偕花共醉，盟花花與月同盟。

從來問月月無語，幾度看花花有情。

聞道月中花更好，梯雲入月採花行。

夜峭花寒月似霜，露珠和月做花光。

催花縱擊三郎鼓，杓月頻傾韓子筐。

龍女望輪思月減，蛾眉對鏡妒花芳。

玉錢也解花枝好，化蝶飛來月影忙。

彩蘋曰：「好個『露珠和月做花光』！」生曰：「聞卿亦解人，果然不錯！」復題云：

月滿瑤台花滿林，花魂月魄兩陰陰。

看花夜夜月偏皎，戴月行行花漸深。

月下花羞開並蒂，花間月喜照同心。

叮嚀月與花長好，花慢飄零月漫沉。

玉人晚約醉花前，畫眉初生月共妍。

郎意故憐花灼灼，妾心終愛月娟娟。

窺簾月轉三更靜，解語花開一朵鮮。

指月顧郎郎已醉，拆花和月拍郎肩。

月下吹簫花下歌，花酣月媚樂如何？

金鶯翠燕花為宇，玉兔銀蟾月作窩。

引月穿花容窈窕，移花就月影婆娑。

憑誰寄語花同月，許我眠花醉月麼？

癡兒掩月快鼾眠，嫫母簪花亦自憐。

題品若為花愛寵，風流誰並月嬋娟？

養花天氣晴兼雨，嘯月襟懷酒共禪。

月榭花亭多樂事，吟花弄月且陶然。

有花無月減花神，有月無花愛月嗔。

選月選花還選境，留花留月總留春。

孤吟趁月花為侶，斗室藏花月作鄰。

年少莫辜花月夜，花天月地喜相親。

八律既成，石生擱筆稱快。彩蘋旁坐默視，暗自吐舌，指題向生云：「如今要請教《竹賦》了。」生戲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胸中已有成竹，更易易耳！」

竹賦

睹修篁兮蔥鬱，喜翠條兮玲瓏。既深根兮勁節，復圓體兮虛中，質化龍兮披霧，實待鳳兮凌風。一披襟兮相對，儼高士兮余同。若夫睢園萬個，渭川千畝，淇澳青迷，蘭亭綠剖。霞散彩於黔陽，火分紅於魚口；白鷺慈姥之山，黑詫澄川之阜。龍孫並胤以封錢，稚子齊眉而妒母。雄雌晨徙，合歡夜偶，又何羨乎千戶之封，而能忘情於此君之安否？爾乃數竿新植，三徑初開，晚風欲動，明月忽來，是宜幽客顧影徘徊。其或返景入林，寒色照水，稍籠煙薄，葉密鳥止，是宜佳人翠袖暮倚；亦有澀勒蠻來，觀音紫濕，兩岐天親，沙摩如揖，是宜高僧談經對立。至若蕭蕭走響，冉冉垂陰，疏可容夫共奕，密不礙乎開琴。洗俗塵之三斗，發天籟之八音，黃岡之遺韻非遠，柯亭之相映獨深。思淇竿之翟翟，憶桓弄之悒悒，此其既適用於也，而復流連於文士之賞心。吾聞之和靖私梅，淵明嬖菊，荊重田真蓮，珍茂叔何竹也？爰汎汎兮如林，竟離離兮莫屬，豈知遇之維艱，而嗜遺於余所獨耶！

生賦畢曰：「筆興方酣，可惜為題所限。」彩蘋曰：「揮灑不停，驛騶失驟，真不徒誇大口！」生曰：「喜也！喜也！本房既已取中，何愁不當提衡之意！」

彩蘋持詩欲行，生止住曰：「爐煙尚早，再略通情話如何？」彩蘋含笑曰：「先生休得如此。姊姊在庭前等候，莫掩了先生捷筆！」石生送之出戶，曰：「此卷定然見錄。盈娘箋後說願拜齋前，拜則不敢，萬乞彩蘋姊勸駕。」彩蘋笑曰：「且待榜下聽捷。」

---

[返回 >> 水石緣 >>](#)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開放文學網站](#)